

菲
律
濱
逃
難

洪學琛著

版出月五年一十四國民

著
作
者

洪
學
琛

發
行
人

林
永
福

發
行
者

中
國
書
局

印
刷
者

華
強
印
務
公
司

香港灣仔高士打道一四五
電話：二六三五二

短序

本書有七篇創作，一篇翻譯，多係舊作。其中四篇創作，且於民國十六年以前，曾發表於上海的文藝刊物。如嫁期和海濱曾發表於創造社郁達夫郭沫若等所編的洪水半月刊，失望曾發表於魯迅所編的波艇月刊，傷別曾發表於葉靈鳳所編的幻洲半月刊。

菲律濱逃難是民國三十四年春天，美軍反攻到禮智 Leyte 時，逃難在呂宋島絲無霧海濱所寫的。

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於菲律濱

目次

菲律濱逃難		(一)
千山萬水到納卯		(九九)
傷別		(一〇五)
嫁期		(一〇九)
失望		(一一七)
深閨夢裡人		(一二五)
海濱		(一二九)
死進軍 The Death March		(一三九)

菲律賓濱逃難

一

黎牙實備 Iloilo 市，在菲律賓呂宋島南端，也就是岷里拉通南呂宋的鐵路終點。黎市南臨大海灣，海水很深，是一個良好的軍港。航行歐美的大商船，可直接靠近海邊碼頭。黎牙實備原來是一個征服菲律賓羣島的西班牙大將的名字，因為他帶領了西班牙軍隊，由黎市登陸，然後征服了呂宋島。所以就他的名字，做了地名，來紀念他的豐功偉業。可見這個地方是一個軍港兼商埠，而且是兵家必爭的要地了。

洪西務就是在黎牙實備華僑設立的中小學，担任中學主任。他到了這地方，剛好半年。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早餐後，他照例瞧瞧黎市野外馬映火山上的烟雲。他覺得這火山，終古不斷的所噴出的長煙，是一種很美麗而奇異的自然風景，是值得欣賞而富有藝術色彩的活圖，而且馬映火山是一個七千英尺高的圓錐形的火山，山中的煙火，從那圓錐形的尖頂上，噴吐出來。這火山曾大爆發了好幾次，聽說每十年要大爆發一次。當大爆發時，會把它所吐出的大石塊和硫黃火，好像千磅的炸彈，從七千呎的高空

，噴墮下來，毀滅了火山下的許多鄉村。在一百年前，也曾把黎市的房屋，燒去一大半，震驚了山下數十里內的居民。但是圓錐形的火山噴火處的尖頂上，仍舊是尖而圓的，看不到缺口。火山上的烟，也仍舊終年不停的從那尖頂上不斷的吐出來。

在晴天無雲的時候，那火山尖頂上的長烟，順着輕風，造成了像一條數公里長的輕紗，拋掛在天空。正如結婚時，新娘頭上所罩的長紗。在霞雲滿佈的早晚，火山上的長烟，也會變成一條像五彩色的長綢，同彩雲在空中爭妍鬥艷。在狂風暴雨的時候，就是菲律賓所常有的極大颶風，也無法吹散了那條火山上所吐出的長烟。在雨季時候，連綿不斷的傾盆暴雨，也無法淋熄了那火山上正在燃燒的火燄。

洪西務覺得這火山上的烟雲，是最值得欣賞的，所以他爲了紀念這著名的火山，曾寫了一首詩：

「天南長夏又棲遲，馬映火山景物奇，

千仞高峰噴石落，數尋巨浪蹴船欹，

狂風暴雨長烟在，明月疏星戍卒馳，

淪落名區堪避難，美倭開戰遙無期。」

自從中日戰爭，廈門淪陷後，數年來奔波疲倦的他，嘗盡辛酸苦辣的生活滋味的他。有了這樣背火山，面大海的地方，給他做暫時的避難所，使他那飄泊無定的身心，得了不少的安慰。

鏜！鏜！……

上課的鐘聲響了，洪西務就帶了書離開寢室向學校去。他的寢室在學校對面，他剛進校門，碰着王先生。

「日美開戰了！日機轟炸夏威夷了！」王先生大聲向洪西務說。

但是洪西務只有點頭微笑，似乎不深信的樣子。因為王先生是做一間大商店的英文書記，他每天工作的時間很少，而且收入頗豐，職業很安定。所以他閒暇無事，喜歡杜撰驚人的消息，同人家開玩笑，來得到娛樂和消遣。所以洪西務每回碰着王先生，聽到王先生自己所製造的消息，只當做是一種笑話罷。可是他進入校裏，余先生却又對他說：

「我早上聽收音機，聽到了日機轟炸夏威夷的消息。」

洪西務聽到余先生所報告的消息，他就信以為真了。然而他還懷疑這消息仍舊是靠不住，因為他看見黎市內和學校裏的情形，仍舊沒有絲毫變動，所以他就走入中學三年級的教室，照舊授課。在那一班快要畢業的三十幾個學生中，忽然有一個學生站起來問道：

「洪先生！假使日美果然開戰，我們住在這裏，有沒有危險呢？」

「如果日美開戰，據我所看見的雜誌和報紙所記載的關於日本海軍軍官，和美國海軍軍官所發表的言論和文章，看起來。我可以大膽的說：大概菲律賓濱可以守得住一個月，或者三個月，可以等待夏威夷美艦隊來解圍。倘若夏威夷艦隊來得太遲，那麼開戰後一個月內，或者三個月內，我們所住的呂宋島，

就有淪陷的危險，我們就有做難民的可能。因為我曾看過日海軍軍官所發表的文章，他說：『如日美開戰，在十天內或者一個月內，日軍就要攻陷岷里刺。』而美國海軍軍官也說：『菲律賓與一等海軍國爲鄰，如要設防，也是無用。』這就是明白的自己承認，單以弱小而無設防的菲律賓海島，是無法抵抗強而有準備的日本海陸空軍的聯合進攻。不過呢，美國有強大的艦隊在夏威夷，倘若菲律賓果然暫時淪陷，不久夏威夷艦隊一到，就有克復的希望。但是戰局好像風雲，變換莫測，而且我們又不是軍事家，所以對於戰事前途，更難逆料了。……」

洪西務講到這裏，忽然李校長到教室裏通知說：

「X商店接到岷里刺來電報告：日美果然開戰了。我們現在要召開全體學生談話會，……宣告提前放假……。」

洪西務由祖國到這裏來，只有半年，現在上了這一班學生的最後一課，又要開始他在戰爭中的流浪生活了。

學校正式宣佈提前放假，學生霎時預備行李，收起書籍。紛紛想快要離開學校，投入父母親的懷抱。較小的學生，不知道戰爭的慘酷，寄居海外華僑的危機，和淪陷中的恐怖。他們還笑嘻嘻，樂融融，以爲眼前免去學期試驗的痛苦，和學校的束縛，真是快樂極了。大多數學生，歸心似箭。而且外省學生的父兄，知道日美開戰，紛紛來電，催促他們的子弟，即刻離開學校，回去家庭。所以有兩百多個學生

聯誼誦讀的熱鬧學校，在一天內，變成淒涼靜寂了。只有無路可歸，無親可投的洪西務，現在仍住在這裏清清的偌大校內。看見教職員和學生，一個一個的散去，真有難言的苦悶和寂寞。

黎牙實備市內居民，也紛紛向市外撤退，他們扶老携幼，多帶了笨重的家具和衣箱，到了椰樹如林的鄉村去，到了荒林蔓草的山間去，以避免無情的炮火。或者在一部份菲人看起來，這是日美戰爭，而不是日菲戰爭。所以他們由城市撤退到鄉村，是暫時的逃難，或者可以說他們是到蕉風椰雨的鄉村去避暑，去呼吸山野間的新鮮空氣罷！這種菲人的撤退情形，和那學校內的洪西務，爲着中日戰爭，廈門淪陷後，連年流浪，異邦作客，人地生疏的洪西務，比較起來，真是相差霄壤了。

十二月十二日那一天上午一點鐘的時候，洪西務正在心緒如麻，輾轉反側，至夜分尙不得寐的時候。忽然有人叫他：

「洪先生！洪先生！快起來！」

「什麼事？」洪西務從牀上起來，趕緊開了房門。

「黎牙實備海面，發現了許多青紅色的燈光，恐怕是日本戰船駛進來了！」一個中學生通知了洪西務。原來幾個住在市內的中學生，晚上集合在學校內睡覺。他們在夜間輪流在學校寢室樓上，向黎牙實備海灣守望。他們在這深夜突然發現了海面上有許多青紅色的燈光。照他們這幾夜守望的經驗，他們猜想，這青紅色的燈光，是日艦上所放出來的燈光了。他們就派人去通知華僑商會辦事員，把這消息轉告

黎市全體華僑。

洪西務趕快的把他那幾件重要的衣服和一件毛氈，放在一個小小的手提紙囊裏，然後穿好衣服皮鞋，他不得不把一部份衣服用具，放棄在寢室，他就走出他的睡房，同幾個學生和還未回去的教職員，踉蹌的走出學校寢室。

市上因為實行了燈火管制，所以在這深夜，街上黑黝黝的對面不見人。雖然天空裏有稀疏的點點星光，閃爍的要來照耀這幾個正在逃難而迷途的華僑，但是光力真是薄弱極了。何況要戴幾百度近視眼鏡的洪西務，在這黑夜裏走路逃難，總不免有趑趄蹣跚的樣子。他走了幾步，到了彎角的地方，不禁回頭來望着他的寢室，他的半年來所安居的寢室，真有難言的苦悶。今天他或者要在芭蕉椰樹下過夜，或者要如吳市吹簫，寄食漂母，而成爲饑寒交迫的流浪人。或者會無處食宿，而像魯濱孫過着荒島飄泊而孤棲的生活。所以他望望那臨別的寢室，真是留戀而依依的不忍捨去。然而最近幾點鐘後，黎明快要到來時，那敵人飛機的轟炸，大砲的遠擊，機關槍的掃射，槍上刺刀的切腹，民衆血肉橫飛的恐怖。敵國華僑被捕後，監禁在黑暗牢獄中的悽慘。更令洪西務不得不決心早一點離開他所留戀而清爽的學校寢室，跑到安全而自由的山林去。走向離開城市鐵路和公路，愈還愈妙，而人跡不到的荒地去。他要把二十餘年來，焚膏繼晷，懸樑刺股，所努力苦心研究的文學、教育、醫學、完全放在腦後，或者是完全放棄而不能用了。他也要把十八年的心力，和父母的血汗金錢，所換來的四方形學士帽，和大學畢業文憑，當

做無用廢物了。他的生活要完全改變了，他要像神話小說中，那神通廣大的人物，搖身一變，變成另一種人物。他或者會變成一個手拿鋤頭鐮刀的農人。或者會變成一個鎔鍊必較，惟利是視的小商人。又或者會變成一個山林重疊間，隨處流浪的人。然而二十餘年來的學生生活，和粉筆生涯，却把他的身體，消耗成爲文質彬彬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的柔弱書生了。並且他在十一日晚上所聽到的收音機，據舊金山所報告的消息，是「夏威夷艦隊，損傷慘重。」又據日本東京所報告的消息，是「夏威夷艦隊全軍覆沒。」還有新加坡主力艦太子號，也中彈沉沒。所以洪西務根據這幾種消息推測戰局，他覺得戰事是要延長，短時間是無法結束的。他的難民生活，也要跟着戰事而延長了。

但是無論如何，他在這深夜，總要脫離這大有危險性的學校寢室，這無法抵抗無設防的深水海港，和繁華城市。所以最後他對於學校寢室，竟忍心不反顧，也毫不留戀的跟着同伴一步步的向前走。忽然有一輛華僑汽車，要駛往那那牙 D'Almeida 載衆，他們一羣師生，便乘機坐上那汽車。那時洪西務竟不知道那那牙鎮是在什麼地方，離開黎市是幾公里，他都不管，只好跟着同伴走就是了。

汽車載着他們，像風馳電掣的向前疾駛，經過了華僑商店較多的大街。那時候，多數華僑，多數市民，仍舊在酣睡中，做他們甜蜜的迷夢。市民絕想不到，日本戰船會在開戰後四天內，就來光顧呂宋島南端的黎牙實備。所以他們的汽車，軋軋的響聲，會衝破這靜寂的深夜，這慘酷戰事快要來臨的恐怖深夜。但是車聲不是警鐘，也不是警報，不會喚醒那正在酣睡的市民，而告以趕快醒起來，收拾行裝，預備

逃難。

汽車駛到幾公里遠，便在一個椰林的小山旁斜坡上，突然停止前進。洪西務看見許多椰樹，和重疊山巒，他覺得離開危險的城市遠了，到了所謂比較安全的山內了。他那恐日而危急的心，不禁放寬起來。

「這個地方，就是那那牙鎮的野外，是我們的目的地。我們快下車，這汽車要到那那牙鎮載衆回黎市。」一個中學生對大家說完，便自己先跳下車。

大家就紛紛下車，在黑暗中大家仍舊向斜坡上前進。忽然黑雲密佈，下了大雨，大家就停止進行。

「天還未亮，我們暫時在這裏休息避雨。」李先生提議，大家都贊成。

於是大家靜悄悄的，就到路旁草屋下避雨。大雨淅淅瀝瀝，不停的下來，好像對這一羣嬌生慣養的逃難華僑，下了悲傷的同情淚。

幾小時後，雲散雨止，東方漸漸吐出魚肚白。李先生說：

「現在我們可以再向前走去」。

大家因爲失眠，所以懶洋洋的走着，走到了斜坡上，大家又停止前進而休息。

許先生就同一個英文教員，是匈牙利人，到了斜坡上的大石頂，向海灣內遠眺，許先生同那匈牙利人笑嘻嘻的回來，對大家說：

「那海灣內有幾十隻戰艦，不是日本的艦隊，却是美國的艦隊。我們受了誤會的虛驚，真是好笑，我們快回去罷！」

「哈！哈！美國艦隊到了，回去罷！」這一羣逃難的師生，喜出望外，大家不約而同的向後轉，向黎市步行回去。

洪西務更喜氣洋洋的腳躡着，因為他如能回去，他在今天便可多領得二百元的薪金，便可多帶這兩百塊錢做逃難時期的費用，並可把他的衣服用具也多帶一點出來。所以他最喜歡重返黎市，能够在黎市多住一天，或兩天也好。

他們一羣師生，因為要回去黎市，就把聯結在一塊兒的隊伍分散了。有的快步走到遠遠的地方去了，有的慢步在後面躡着。他們以為既然是美國艦隊，既然是無事要回去黎市，就無須聯袂偕行了。

「Don't go Back! Japanese Soldiers are Landing at Legaspi! (不可回去，日兵正在黎市登陸了。)」大的紅車，滿載着黎市武裝警察，向那那牙鎮野外疾駛，靠近車旁的武裝警察，搖手狂呼，勸這一羣黎市師生，不可回去。

散了隊伍的黎市師生，聽了武裝警察對他們所報告的消息，他們驚惶失措，大家不相顧的，各自找尋要從這裏經過的汽車。看見了車，便各自攀車而上，預備隨車逃走。

洪西務本來和兩個同伴，攀上一輛華僑特別汽車，滿載着正在逃難的黎市華僑。他站在車門外，忽

然後面有一輛貨車衝過來，把那特別汽車的後面猛撞一下。而且車內和車外的搭客太多，那車幾乎無法支持，差不多要傾覆的樣子。所以洪西務恐怕車覆會傷人，不得不趕緊的跳下車，那車竟未傾覆，霎時疾駛而去。等待洪西務追去，車已遠去了。他眼巴巴的望着那華僑的汽車，懊悔萬分的，懊悔他不應該跳下那滿載華僑的汽車，他應該冒險不怕覆車，跟着這一大羣逃難的華僑，跑向比較安全的地方去。現在剩下孤單單的他，人地兩疏的他，呆呆的站立在公路旁邊，他真不知道要跑向何處去。倘若他現在身上有手槍，或者有幾個同志，他真要跑回黎牙實備市內去，向敵人拼命，向冤家路狹的敵人，打到你死我活，免得到處受敵人的驅逐壓迫，海濶地寬，使他今天到了無路可走。現在他退既不可能，前進又無路，他真要效阮籍「窮途之哭」了。但是他在這時候，驚惶失措，欲哭無淚，他的眼淚完全給盼望和恐懼與悲憤驅入眼眶深處。因為這是他的萬死一生，千鈞一髮的危急時候。現在他的眼睛，是要用在注視着來往的汽車，尤其是華僑的汽車。所以他的眼睛？是無暇用來痛哭流淚了。他到了這時候，真是欲哭不能，欲流淚不可了。否則他真要儘情的痛哭流淚，把他的滿腔悲憤，跟着哭聲吐出，把他的滿腹牢騷，化作淚珠而流出，也可暫時減輕他的全身痛苦。不過在這樣窮途末路的洪西務，雖然他是心灰意冷極了，但是最後他却仍鼓着勇氣，手提小紙囊，獨自一個人，又向那那牙斜坡上前進，他好像狂風暴雨中失羣的孤雁，仍舊前進。

「突！突！……」洪西務向後看，一輛華僑的貨車來了，他趕緊跑到公路的中間，阻止汽車的進

行，然後高舉右手，表示要乘那汽車。貨車到了靠近洪西務的地方，便無法前進而停止。

「要坐車快上來！」車上有一個華僑向洪西務大聲的呼喊。

「好的！好的！」洪西務像得了救星似的，急爬上那貨車，他靜悄悄的同幾個逃難的非人坐在沒有貨物的貨車內。

貨車又開始向斜坡上疾駛，約一公里，忽然那一個華僑又大聲的喊着：

「搭客請下來，貨車要回去黎牙實備載鹽。」

洪西務和其他搭客不待不一齊下了車。那時太陽已從東山上慢慢升起來，熱烈的陽光，驅散了滿天黑雲，逐去了滿山朝霧。這是象徵了「太陽旗」正要在黎市臨風耀武揚威了。

「日兵從黎市登陸了，你的貨車，不可以到那裏去載貨，是很危險的。」洪西務向那一個貨車主人勸告。

「剛才我的貨車由那那牙開去黎市的時候，才到了半路，就有人對我們說：『日兵登陸』。所以我們很恐怕，便把車駛回那那牙，又駛到這裏來逃避。但是現在從這高地遠遠看到黎市去，那裏仍舊沒有動靜。如果日兵真的登陸，到了現在，應該有大砲聲，機關槍聲，或飛機的炸彈聲才對的，你看黎市一點聲音都沒有」。那貨車主人，引事實辯駁着。

「再等幾分鐘看看罷，何必着急開去冒險呢？」

「好了，在這裏休息數分鐘，再打算。」

那華僑果然把正要開動的車，又停止起來，他也下了車，向黎市眺望。

一會兒，黎市上空，有六架飛機，在那裡翱翔。忽然由高空下墜，轟！轟！……擲下了幾個炸彈，黑烟馬上向天空衝起。那六架飛機，一剎那間，又高飛起來，向洪西務一羣人所站的方向飛來。他們都惶悚的跑到椰樹下去，飛機很快的從他們的頭上天空飛過去。他們才從椰樹下踱到公路旁邊。

「日本飛機既然來了，日兵大概也快要來了，我們走罷！」貨車主人說着就上了車。

洪西務一羣人也跟着貨車主人上了車。汽車開足速度，風馳電掣的向公路狂奔，一直到了安尼士拉。汽車又停止進行，貨車主人下車說：

「這是我們的行車終點。」

搭客一齊下了車，洪西務在那車邊徬徨，正不知要往何處去。大地茫茫，前途渺渺，他不知今夜要歸宿在何處。他好像颶風中樹倒巢覆覆的一隻小鳥，在地濶天寬的地方，重找他的新巢。

「突！突！……」一輛坐滿菲人的特別汽車，駛近他的身邊。

他懶洋洋的正要爬上那特別汽車，那個華僑貨車主人忽然對洪西務大聲說：

「鄉親！你要到那裏去？」

「我要去……我要去……」洪西務因為沒有目的地，所以不能說出他所要去的地方的名字。

他即刻下了車，再走近那華僑貨車旁邊。

「這輛汽車是要到××的，××地方，是沒有華僑住的，你是不可以去的。而且那個地方，荒地多，居民少，如果走路，在這擾亂時期，是很危險的。何況你是帶有行李的華僑，倘若碰着強盜，且有性命的危險。你要知道，菲律賓土人，要搶人家東西，是常常先把人家殺死，然後搶去東西。」貨車主人誠懇的說。

「我隨便跑就是了，我正不知道要跑到什麼地方去。」

「你是在那一間商店？」

「我是黎市的中學教員。」

「你爲什麼一個人跑出來呢？」

「我們有幾個人同走出來，但是到了那那牙野外，竟然大家走散了，各人走各人的路去了。」

「你在這裏有什麼親戚？」

「我找徧菲律賓數千羣島，是找不到一個親戚。」

「先生！既然這樣，你就在這裏同我們暫住，我們是要在這裏避難的。」

「謝謝你，請問貴姓大名！」

「做姓李，小名正祺。大家是戰爭中的難民，請先生不必客氣，就跟我們走。」